

朝花夕拾

渔人忽惊起

刘世芬/文

翠绿茁壮的芦苇,掩映着两排崭新却低矮的红砖房。微风徐来,苇叶伏下又起,如大海中后浪推前浪。一阵阵童稚气息的读书声随风潜入苇丛,与那起伏的苇浪一唱一和,而那红砖房就像漂浮在绿色汪洋中的一只小船……

这就是昔日我的新学校。那镶嵌其中的一块块红砖,由全校二百多名师生用双手一趟趟搬来。不久前,我们每天在位于村子中心的那几间摇摇欲坠的土屋里上完课,校长和老师们就带领每个班的同学每人搬上几块砖……半年后,就有了这座芦苇荡环绕的新校园。

在那片“绿色汪洋”中,我学会了横竖撇捺加减乘除,认识了北京天安门,在梦中神游七大洲、四大洋。唱着“小松树快长大”,唱着“日落西山红霞飞”,背诵着父亲刚教会的“钓罢归来不系船,江村月落正堪眠。纵使一夜风吹去,只在芦花浅水边”……而刚刚从师范毕业的大姐,也正乐道于“蓬门僻巷,教几个小小‘蒙童’”。作为四兄妹中最小的一个,我成了她的“蒙童”之一,更乐于身体笔直地坐在她面前,听她“授道”“解惑”。尤其记得,她每讲完课文,总爱给我们讲一个故事,那天正讲一千多年前刘徽之与苏东坡那则师生佳话:鹭鸟窥遥浪,寒风惊岸沙。渔人忽惊起,雪片逐风斜。而那个大胆的学生苏东坡勇敢地和老师修改末句——雪片落蒹葭。那一时刻,我们的窗外,也正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……

就在那只“绿油油”的“小船”上,扬起我人生的风帆。告别那片绿色、那只“小船”,升入初中、高中、大学,心中依依的,恋恋的。多少次,那只“小船”从梦中飘出……

二十多年过去,我的女儿也坐在了这样一只“小船”上,后来我的单位从很远的地方搬到女儿的学校旁边,我每天上班都要从它身边经过。只是这“小船”再也不似我那时的红砖房,而是漂亮宽敞的四

层楼房,楼体涂满着叫不出名字的时光



雪片落蒹葭

洋气的建筑涂料。楼前繁花草,爬墙虎的小脑袋和阳光一起快乐地探进各层楼的窗口,它们一天天陪伴着那一群“蒙童”拔节,抽枝,长大。

我上班的路很近,只需七八分钟,经常送女儿到学校门口,看着她蹦蹦跳跳汇入那群调皮筋踢毽子的快乐小鸟中。有时她忘戴红领巾,中间给她送去时,已经上课了。这时,那一扇扇玻璃窗里就飞出读书声、歌声还有女老师们抑扬顿挫的讲解声,院内宽阔的操场上正上体育课,孩子们跟着老师跑步、跳高,一片欢腾。

我常常面对这一切出神,有时竟在那一个窗口传出的声音中驻足良久,倾听时就有了一片片安宁、祥和,还有——幸福的潮水,在心底温柔地漫上来……虽隔墙隔窗眼睛看不到,我是用心倾听课桌与讲台那面对面、心照不宣的默契,那“太阳底最崇高的”“授道、解惑”,那恬然又盎然的情致和境界,仿佛,芦苇丛中那艘红色的“小船”正在悄悄划过来……早已成年的今天,每每想起,总不免一阵难抑的兴奋。太阳底下,有这读书声,就能看到那簇文明的圣火正在辉煌地燃烧下去,一艘新航船正向人类的明天驶去。

真是人生的巧合,我的职业竟也是“站讲台”——不同于曾经“站讲台”,而是有了一定人生阅历的成年人——党校这方特殊的讲台。但每当我面对那一张张或天真或沉静或成熟的面孔,那一双双清纯或睿智的眼睛,总是让我久久思索该展现一个怎样的“新我”。在我心中,讲台的神圣庄严不容侵犯,它应是由挚爱和执着凝筑而成。站在其上的人,应是绿色汪洋中那艘“小船”的舵手,同时又应有启蒙和师友的意义,甚至有的时刻,还应是“诤友”。至今,每当路过一个个教室的窗口,我仍期待那句“雪片落蒹葭”,能够悠悠扬扬地传出来……

感悟人生

自是桃花情最深

杜中伟/文

“石曼卿,好酒不醉人亦侠气,也是位兵法家,奈何皇帝不爱听战事,郁郁然告老归隐。住隐山,常酒后拿起弓来,把数千个桃核儿当弹子,射入谷间。几年后,满谷桃花。‘月如无恨月长圆’,那满谷的旖旎当真衬得起石曼卿的惆怅?”

朋友圈里看到这段文字,心中不禁怦然。一谷美不胜收的桃花,绚烂出了满谷的诗情画意!

桃花,究竟在我们的古人心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,让他们赋予她那么多美好情感,也给中国传统文学留下那么多的至美诗篇?

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,凡有关“桃花”的词,多多少少都有些传奇而温暖的色泽,回应的是“春”的内涵。凡有桃花的诗文,无不让人沉醉其中,或是大美,或是深情,灿烂如云蒸霞蔚,柔软如痛饮醇醪,想大笑,想痛哭,面对着一瓣,一朵,一枝,一树,一山,一世的桃花。

有关桃花的诗,大家多少都能吟诵一二,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”“西塞山前白鹭飞,桃花流水鳜鱼肥”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”……

在所有有关桃花的文章里,最有影响的莫过于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。在这里,桃花源被塑造成人类的理想家园,被历代吟诵,久久流传。好个“中无杂树,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”,如此神仙居所,谁又不想一探究竟?而“桃花源”从此成为世外居所的代名词,也成为千千万万文人雅士作品的主题之一,连王维都要一试其笔,把诗化的“桃花源”点化为诗,使得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。

兴来独语

怕事是因为经的事少

马德/文

人往往在有的可选时,会变得十分挑剔,生怕自己错过了最好的。而在没的可选,尤其只剩一个时,又生怕自己得不到这个最差的。

在好与不好之间选择,人往往表现得复杂。在得到与得不到之间选择,人常常会表现得简单。但本质是一样的,前者纠结是因为贪婪,后者决绝也是因为贪婪。

人在太顺和太不顺的时候,都容易相信命运。

太顺的人按理会乐观,却活得越来越惶恐,因为他们生怕有一天会失去这一切。命途多舛的人按理会悲观,却越活越超脱,因为他们认命了,相信所有的发生都是必然的际遇和遭逢。

共有的无力感,又常常驱使他们去求神拜佛,以获得内心的安定和安宁:在这条路上,命运好的与命运不好的,最终走在了一起。

相对于一辈子的时间跨度来

大多数情况下,桃花却是男女爱情的引子和象征。这已经成为一种深藏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共识了。最早的大概就是《诗经》里的《桃夭》,这是吟诵新娘出嫁的诗,写过《诗经通论》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,此诗“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”,一方面把美丽的新娘比喻成鲜艳的桃花,一方面也渲染了喜气洋洋的气氛。最早把爱情与桃花联系在一起的作品,大概也就是从这时候起,我们民族的爱情便有了一丝粉红与香甜。

用桃花取悦爱人,并把相爱之情发挥到极致的,则必是黄药师。他为自己的爱人营造了一座桃花岛,这是他们伊甸园。在与世隔绝的世界里,黄药师和冯蘅琴瑟和鸣,相互厮守。黄药师对冯蘅的深情真挚,却又悲情满怀。冯蘅去世后,黄药师在陆上捕拿造船工匠,打造了一艘花船,拟将妻子带上,驾船出海,当波涌舟碎之际,按玉箫吹起《碧海潮生曲》,与妻子一齐葬身万顷碧波间……

号称“东邪”的他,竟是这般柔肠万段……

与桃花有关的凄美故事,当然还有李香君和侯朝宗的故事。《桃花扇》的爱情,超越了郎才女貌式的纯粹男女之情,香君的那一抹鲜血不仅仅是对爱情的坚守,更是对民族大义的坚守。如今,李香君已成为一种精神存在,她的故居,也成为人们凭吊古人,深发幽思之地,这便是《桃花扇》留给我们的遗产吧。

所以,当下,全世界都在把玫瑰当成爱情的象征时,我们中国人

骨子里仍然是一束绽放开来或者含苞待放的桃花,那才是我们的情感使者。也许,只是由于她的季节性,才让四时绽放而最后人工培养的玫瑰鹤占鸠巢罢了。

当然,桃花代表的并不仅仅是爱情,也有友情,还有文人士大夫的高路情怀。

李白就受汪伦“十里桃花,万家酒店”之约,来到泾县,虽然发现有诓骗自己的嫌疑,但毕竟为汪伦的热情招待而感动,于是便有了连开蒙儿童都能熟读的“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”的诗篇流传。

既然写到桃花,还有一首诗绕不开。这就是唐寅的《桃花庵歌》,“世人笑我疯癫,我笑世人看不穿”已成为后世许多人标榜自我,特立独行时,常所引用的。“吴中四大才子”之一的唐寅,并不似影视剧里那样风流倜傥,实际上他一生大多生活在穷困潦倒之中。史载,他三十岁时进京会试,涉会试泄题案而被革黜,妻子改嫁,一生坎坷。他的诗书画俱佳,因而“风流倜傥”是后人对他善意的描摹,抑或是对他应该有的生活的一种想象吧。他“不愿鞠躬车马前,但愿老死花酒间”的高士风范,既表达了对陶令情操和生活的追慕,也是对当时社会生态的不满。

人生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,就看怎么对待和处理我们的生活了。可以歌可以酒,可以诗可以游,如果没有踏歌而行的态度,也就不会出现文章开头的传奇故事和那“满谷桃花”了。

颗敬畏心呈现出的所有优雅和得体,是生活为有修养的人镶了金边的诗行。

怕麻烦,有时候就会有麻烦。这麻烦不是你找来的,而是来找你的。因为怕,遇事就会显得畏首畏尾。因为畏首畏尾,麻烦就觉得有机可乘。

相对一个强横的人,懦弱的人给予麻烦本身的麻烦会很少。简言之,制造麻烦的人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很低。

乡间俗语云:神鬼怕恶人。麻烦也怕恶人。这不是劝诫每个人都变成恶人,而是在精神层面上,至少有点适当的凶神恶煞。譬如,在人生的某个当阳桥头,你可以突然横矛立马,做一个猛张飞。

也就是说,在麻烦的世界里,你得有点不怕麻烦的精神。没事不找事,有事不怕事,这才是英雄肝胆和仗骨柔情。

有一人,遇到件麻烦事,一天到晚长吁短叹,惶惶不可终日。他问一个常被麻烦事缠身却还活得云淡风轻的人,是如何调整心态的。那个人只回答了他一句话:

你啊,经历的麻烦事还是太少了。

说到底,敬畏是一种修养。一